

莫高窟的精灵

זקדלזקדום מע המגפוזגן

一千年的敦煌梦

王家达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世纪初的九层楼

常書鴻先生畫展

油繪之中國。不安曾占其然。而史事
類之增。射乃大觀。尤在近七八十年以來。蓋
其有英。射乃大觀。尤在近七八十年以來。蓋
之氣在祖國。列復興之期。時迫切。于是
素。抱負而生。與東之士。莫不挺身
而起。共襄大業。常書鴻先生。先生。先生。
之。也。常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師。太典。主義。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集合所作。展。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其。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乃。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一。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藏書先生作品

界所得之果。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作品。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合。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類。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幅。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人士。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一。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壬午中秋無月悲鴻序

1942年徐悲鴻先生為常書鴻畫展題字作序



1943年张大千、常书鸿、向达、谢稚柳等在敦煌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和徐國珍
李尚舉 馬志南 張政明 王亨興等
同志到千佛洞參觀古代勞動
人民高度的文化藝術造詣。證明
了中國人民的勤勞勇敢和智慧是有
悠久的歷史傳統。大，地鼓舞着建
設祖國的人民為建成社會主義社
會而奮鬥的信心。

葉劍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書此紀念並感謝
常所長書鵬同志。

1956年叶剑英元帅题字



1954年常书鸿在莫高窟第130窟峭壁上指导窦占彪维修栈道



段文杰临摹的第130窟盛唐时期《都督夫人礼佛图》

我们从莫斯科群欢节回来，路
经新疆、甘肃，有机会看到我们久已仰
慕的敦煌千佛洞，感到又自豪又骄
傲。

最早的佛洞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年，时间
虽经过了很久，但我们民族文化所传
大精神和色彩的环境，却永远不会
风化和褪色。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不仅在于很好的保护她，而且还要加
以发扬光大。

从哥的文人上山，现在的文人
进城，这不是什么很好的现象。为
了不耽误观赏、经济生活，常能在过
程工作中苦中不怕艰苦，快
心静上一辈子。在世纪或筑之基，
把这个沙漠上的国家变成对全
国人、世界人民最有吸引力的
地方。

胡耀邦
项 南

9.13.1957.



1953 年段文杰
在285窟临摹壁画



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指导青年研究人员工作

不灭的精魂(代序)



雷 达

据我所知，此书的主要部分在《当代》发表并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后，已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发现，所推崇；继而，文学界人士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到了它并且倍加称赏。大家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强烈魅力的、激动人心的作品，是一首中国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悲慨颂歌，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壮怀激烈。还有人认为，它把诗和散文的因素巧妙地糅进了报告文学，完成了一部诗化的报告，因而在文体上也颇有建树。这些看法我都是同意的，但我还想说：它不是一般地写知识分子，而是写了一群艺术上的殉道者，精神上的民族魂；它也不是一般地写他们如何吃苦耐劳，默默奉献，而是写出了一条条殉道者们滴血的人生道路。如果我们习惯于把出生入死的战士称之为英雄的话，那么这本书里终年埋首洞窟的人也是英雄——我们民族的文化英雄。

事实上，在这本书之前，关于敦煌艺术和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人的作品，一直没有中断过，其中最有名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徐迟的《祁连山下》。其意境之深厚和文笔之优美，至今让人追慕不已。主人公尚达，显系常书鸿的代

名，此作即以抗战时期常书鸿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创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前后的史实为底本，来展开艺术描写的。它并不是孤立地写常书鸿（即尚达先生），既写他事业上的磨难，又写他婚姻上的突变。为了主题的丰富性，作品还展开了一条副线，写了玉门油矿的创建者、地质学家孙建初的形象，让艺术上的守护神与科学上的拓荒者惺惺相惜，交互辉映，共同在大漠绝塞演出爱国主义的传奇剧。现在看来，徐迟之所以能在新时期之初率先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绝非偶然，与他早在《祁连山下》中深思过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有关。另一部以敦煌艺术为背景的重要作品当属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了。它用极富民族特色的舞蹈造型和音乐语汇，讴歌了汉唐的开放精神和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且极其动人地表达了人民是敦煌艺术的真正创造者的思想。这部作品在中国舞剧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所谓“有中国特色”者，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性评价。

报告文学《莫高窟的精灵——一千年的敦煌梦》虽然未必超越了上述作品，但是由于时间的帮助，它对敦煌艺术和敦煌学有了更宏观、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对于敦煌艺术的发掘者、研究者、保护者，也有了更系统、更完整的考察。出现在作者笔下的，不再是人们熟悉的常书鸿等几个人，而是一支前仆后继的敢死队，有如不绝的火种、不灭的精魂，奔走在通往敦煌艺术圣殿的路途上。这部作品既写了敦煌艺术本身、敦煌学发展过程，更以浓烈的笔墨，写了几代敦煌学的研究者。关于敦煌艺术，作者采用了一种更科学更求实的看法：正是敦煌自身的地缘因素造成了产生敦煌艺术的沃土。魏晋文化传统、佛教前沿地区龟兹艺术及凉州文化，都从不同方面浇灌了敦煌艺术。北魏晚期开始的中原文化艺术，则以主要潮流影响了敦煌艺术，并使之最终完成了中原风格、西域风格和地方风格的融合。作者要着重告诉我们的是：就在漫天黄沙连年战火和帝国主义的探险家们即将一起把这些灿烂的洞窟毁灭时，一批中华民族的血性儿女、仁人志士、艺术

圣徒站出来了，他们毅然来到死寂的大漠绝地，用热血和生命挽救了敦煌，保护了敦煌，研究了敦煌，发扬了敦煌，使莫高窟重放光华。从张大千、于右任到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李正宇、席臻贯，直到无数无名英雄，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震古烁今的敦煌恋歌。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感人的部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献给祖国和整个人类的最圣洁的礼品。

此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人带史，通过七八个主要人物的曲折命运和求索过程，把近世以来敦煌莫高窟的变迁史映带出来。作者非常明确，他不是在一部介绍敦煌艺术的书，也不是要写一部敦煌学的发展史，史的轮廓的显现，不过是作品的副产品；这部作品的重点在于写好敦煌人，写出他们的爱国情怀、审美精神和人格力量。读这部书你会强烈感到，这些艺术家各具特色的个性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审美价值，或者说，作为人，他们本身就是艺术品。张大千的豪放不羁，常书鸿的九死不悔，段文杰的隐士风度，樊锦诗的苦行主义……无不令人望风怀想。作品写道：在莫高窟北区，有一大片低矮的仅能容身的洞子，那是历代画工的居所，那里掩埋着无数民间巨匠的尸骨。千百年来，他们的魂灵默默守护着这世界上最大的艺术殿堂，我们能说，他们不是敦煌艺术的一部分吗？应该说，这部书获得成功的最大秘密是，它不是把敦煌艺术与敦煌艺术的研究者、塑像与工匠、画中人与观画人割裂开来，而是紧紧地将其融为一体，以至这些呕心沥血的修复者、研究者们，也变成敦煌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敦煌艺术浇铸在一起了。离开了这些殉道者，敦煌的艺术精神真不知会逊色多少！

我以为，这本书之所以使我们由衷地感动，甚至有时沉醉在一种因牺牲而带来的美感境界中，是与它的不少章节中渗透着悲剧意识有关。这里所说的悲剧意识，是指那种个体的陨落换来了对整体、对生命、对永恒的肯定的意识，是指那种个人毁灭后融入大地，完成了美的升华的意识。作者曾多次写到《萨埵那太子

舍身饲虎图》，是把它作为一种象征来写的：当萨埵那太子为了让母虎延续生命，毅然刺破血管，从高崖纵身一跳时，狂风怒号，海浪滔滔，大地为之震动，风云为之变色。常书鸿说：“于右任院长嘱我，到敦煌第一要看的就是这幅壁画。看来，他别有深意。对研究所的每位同仁来说，只有抱定舍身饲虎的决心，才能干一番事业。”这里的舍身饲虎精神，也就是用生命来殉艺术的精神，为人道和人类文明无私奉献的精神。作品中每个人的故事，似乎都是这句话的注脚，而席臻贯的悲壮陨落，则将这一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也把全书推向了高潮。席臻贯是敦煌古乐的破译者，他解开了千古之谜，消除了困扰往昔破译者的许多难点，并将古乐成功地搬上了舞台。李瑞环赞之曰：“千古绝唱，功不可没。”他为了这一切所付出的，绝不亚于萨埵那太子的刺破血管，“短短几年里，席臻贯的头发全白了，大家每见他一次，他的头发就花一茬，脸庞就瘦一圈。等到《敦煌古乐》破译出来，原本年轻英俊、人称‘甘肃唐国强’的席臻贯，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他终于一病不起，他才52岁，他挣扎到了中国艺术节的开幕，抱着极度衰竭之身亲眼观看了《敦煌古乐》的演出，默默流泪，然后，溘然长逝。作者不无浪漫精神地写到，席臻贯追悼会的那天，“一声霹雳，天欲倾，地欲裂，兰州历史上从没见过的大雨泼了下来”，“大雨三天不止。那飒飒雨声，分明是敦煌古乐的旋律；那热乎乎的雨珠，莫非是音乐家洒向大地的泪水？”慷慨悲壮，宁有是乎？诚如作者所言：“在中国敦煌，由一代又一代可敬的敦煌人所点燃的艺术圣火，将会和巍巍祁连滔滔黄河一样，与世并存。”

这部书的作者王家达，我认为也有向读者介绍的必要。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我的同班同学中后来从事创作的还很不少，除了王家达，还有田中禾、王戈、王作人等。王家达原名王家大，20世纪50年代末，李季、闻捷下放甘肃时，发现了他们，并推荐他们的几个短篇在《人民文学》发表，这在当时的甘肃是了不起

的大事，他因之闻名遐迩，被称为农民作家。“大跃进”后，许多极一时之盛的农民作家、工人作家都销声匿迹了，但王家达没有，他凭着顽强的毅力，考入了兰州艺术学院（后并入兰州大学）。我永远忘不了饥谨年代在落满尘埃的校图书馆里，王家达一本又一本苦读世界名著的情景。他完成了从当时所谓“农民作家”向真实意义上的作家的转变，这在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新时期以来，他写出了《清凌凌的黄河水》、《铁流西进》、《天下第一鼓》等受到好评、获得奖励的作品和一批影视作品。他现在是甘肃省作协名誉主席，在西部享有较高声誉。我认为，王家达是最富于西部神韵的作家，他对秦腔和西北民间文艺极其熟悉，艺术感觉敏锐，才华横溢，他能写出《莫高窟的精灵》应属意料中事。我相信，这本书作为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品，将会长期留存。

2011年7月

前言 铁马风铃写敦煌



虚幻迷离的沙漠之夜，我登上了高耸入云的三危山。一群黑森森的墓碑挡住了我的去路。我一惊：莫非这就是埋葬几代敦煌学者的墓园？对于敦煌，多少年来我是思于兹，念于兹，剪不断，理还乱，今晚终于成梦，前来圆梦了。

天是那样蓝，月是那样明，灿烂辉煌的银河整个儿地扣在了沙梁上。我抚着沾有露水的墓碑，一个一个地看了过去。我分明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动——这都是一些多么年轻的名字啊！他们用自己的血浇灌了敦煌艺术的沃土，沙砾里却只留下他们的躯壳。我无言地站在这些孤魂的身边，想起遍布中国大小城镇的酒吧会所灯红酒绿高歌狂舞的情景，一股悲凉一股崇敬一种感悟油然而生。我把目光转向莫高窟北面的石崖上。那是创造了千古不灭的敦煌艺术的画工们栖身的小窟。数百个画工洞像一双双黑黝黝的眼睛，正在深情地注视着我。我知道，那是千年画工跳动的灵魂。

忽然，悬挂在九层楼上大佛殿的十八只铁马风铃响了起来。“当——唧——”“当——唧——”，一声连着一声，悠远而苍凉，一支驼队出现在沙漠的尽头。随着有节奏的驼铃声，驼背上的人越来越清晰——1941年3月，大千居士带着一家人到敦煌朝圣来了。四十刚刚出头的张大千，此时在画界已如日中

天，但他为了寻找唐代以前的真迹，在艺术上来一次质的飞跃，不顾亲友的劝阻，不畏塞外的艰辛，力排众议，毅然西行，成为开拓敦煌艺术的中国第一人。

铃声悠悠，黄沙漫漫。蔽天风沙之中，一辆破旧的牛车颠簸着向敦煌艰难地行进。车上坐着刚从法国归来的青年艺术家常书鸿伉俪和他们年幼的儿女。从此，整整半个世纪，常书鸿忍受着妻离子散之痛、酷暑奇寒之苦、断薪断炊之艰，和他的学生们手挽着手，用宽润的胸膛结成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壁，挡住了国民党和西方国家文化特务的盗窃，挡住了乌斯曼匪帮的抢劫，挡住了红卫兵的捣毁，成为举世闻名的“敦煌保护神”。

铁马风铃声中，我看到了前面沙路上一行行清晰的足迹。那是于右任先生的脚印，是徐悲鸿和梁思成的脚印，是董希文和他的妻子张琳英的脚印，是沈从文的脚印。我仿佛还朦胧地看到了吴作人、叶浅予、谢稚柳、刘开渠、吴冠中、潘絮兹、王朝闻他们留下的足迹……这里，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小小的绿洲上，有着我们民族的魂。

就在这一瞬间，我下定了决心，要为敦煌的千年孤魂写一本书，为那些依然坚守在大漠绝塞中的学者和艺术家唱一首也许并不响亮的赞歌。于是我留在了敦煌。整天爬石崖，钻洞子，上阳关，去宋城。在摄氏四十度的高温下，像猴似的趴在一座座古塔上，仔细地辨认那些字迹斑驳、模糊不清的铭文。一夜夜坐在研究院的图书馆里，汗流浹背地翻阅资料。然后便是马拉松似的采访。上至专家学者，下至和尚道士，见人就问，逢人便聊，像阿里巴巴进了芝麻之门那样贪婪。一些已经离开敦煌的艺术家，那就“上天入地”去找。当我在南方一座小城的陋巷里，找到已经退休的女敦煌学家谭蝉雪时，泪水立即涌满了我的眼眶。这就是我的大学校友、那个才情横溢的广东倩女吗？站立在我面前的，分明是一位老年的白毛女、现代的祥林嫂！为了圆少女时代的敦煌梦，这位杰出的女学者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九死而不悔，终于在敦煌学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十四年的大狱，铁铸的“反革命”帽子，并没有销蚀她那魂断春秋的敦煌情结。出狱后，一个如此单薄的女子，在西部荒原上一面打着土坯，搞着缝纫，用浸透了汗渍的人民币收购着一本本敦煌古籍，

从事着业余的敦煌学研究。只是到了新的时期以后，谭蝉雪的敦煌梦才得以实现。而此时，她已经老了。在中国敦煌，像这样九死一生、矢志不移的专家学者，何止百人！

漫长的采访过程，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心灵的洗礼。特别是用整个生命破译了敦煌古乐的音乐家席臻贯那令人心碎、使人断肠的事迹，用最具说服力的事实阐释了关于人生和事业、国家和个人的真谛。听着席氏遗孀若断若续的哭诉，一种揪心的疼痛和肃然起敬的感情，充溢着我的心头。每一次采访，都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每一次访问，都让人久久不能平静。是时候了，我要把这种种感受，种种启迪，传达给我的读者，传达给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于是便怀着敬畏的心情，青灯素笺，伏案经年，写下了那一片金色的佛光，写下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壮。尽管为此黑发变成了白发，但我却并不后悔。因为我毕竟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为壮怀激烈的几代敦煌学者，献上了自己的一炷心香。